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為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益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韋卡子

目錄

二
埽葉山房石印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卷之四

七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社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

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

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

居也。

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

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

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

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堯山東。可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

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

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

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

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

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

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曹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

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芻戰疎。而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爭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煩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谿。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

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席薦。

出貢以供若席薦居久

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

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

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

贅綴連也

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

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

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

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

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

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

若山原然

如此則以韓魏資

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

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

勞餉者

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

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

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

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

既進退不

能則同於為質者

陛下雖以金石相弊。

弊盡也盡以召士

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遇愚計。使

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

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

趙齊

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

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

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

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

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

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

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懷然。

懷防心腹虛也。而病為防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防懷音。

又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謂疾得令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患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

夫韓

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

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

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

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

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鈞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

闕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

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

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雁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雁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

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纓纓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

言順於

班洋洋美纓纓有編次也

敦祇恭厚，綏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

為虛而無用。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

以為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

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

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

法往古，則見以為誦。

誦說舊事

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

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

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

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

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

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

囚之，翼侯多，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

鬻，轉次而備，孫子臍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于楚，公叔痤

故曰鬻

此為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